

长篇小说 铁马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暴风雨



主要人物表

唐伯仁——大地主、大米商，外号“老阉鸡”。

郭珏玉——伯仁大太太。

吴光明——珏玉干儿子，号唐家二少爷，1946年春加入中共地下党。

唐正坤——唐家大少爷，珏玉所生。

刘紫兰——伯仁五太太。

逢春——唐家三少爷，紫兰所生。

姜五——唐家厨师。

郭管家——珏玉心腹。

沈华钦——伯仁心腹。

唐太君——伯仁母。

黄老头——唐家守门人。

倪桂花——唐家丫头。

郭兴国——国民党元老，省党部执委，珏玉父。

刘汾海——唐家鲁村管庄，保长。

鲁志高——唐家鲁村佃户。

周真人——老中医。

肖平湘——镇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

朱阿——警察所长。

冯白池——警察，外号“冯白子”。
邢铁成——地方武装头目，川子会龙头大爷。
胡方华——特务营长。
雷参谋——特务营参谋。
谭 峙——县立第一国民中心高等小学校长，国民党员。
胡太太——胡方华妻。
李县长——唐伯仁好友。

刘高农——碓坊大老板，外号“绒毛猪”，刘紫兰兄。
杨荃芳——高农妻，珏玉表姐。
刘惠如——高农女。
刘家政——高农长子。
刘家武——高农二子，镇公所警卫股长。
刘家文——高农三子。
素 贞——家政妻。
艾呈贵——特务营副营长，中共地下党员。
孔桃红——特务营司务长，原为唐家丫头。

吴志坚——笋业工会会长，外号“镇江东”，吴光明生父。
吴大嫂——志坚妻，吴光明生母。
吴光兴——志坚次子。
李长庚——志坚盟弟，“笋脚子”头目。
李娣——长庚母。
腊 梅——长庚情人，聚宝斋掌柜之一。
艾呈祥——志坚盟弟，呈贵胞弟，“碓狗子”头目。
呈贵嫂——呈祥妻。
徐仲文——县立第一国民中心高等小学教员。
徐 萍——仲文次女，光明、惠如的好友。
徐 芸——仲文长女，珏玉小学校长。

徐 母——仲文妻。

马汶岩——徐芸丈夫，县立第一国民中心高等小学校长，中共米镇地下特支负责人。

周尚儒——仲文好友，私塾先生，外号“长毛”。

秋 安——驼背更夫。

陈 三——黑箩工人，外号“牛皮”。

邹四仁——黑箩工人。

钟志成——国军连长，抗战负伤，志坚盟弟。

陈大脚——中共地下党员，川子会四姐。

左正义——原日军本田少佐副官佐木村夫。

唐五保——叫化子团头，伯仁堂叔，赋食会会长。

内容提要

日本投降、举国欢庆，老百姓亟需休养生息，然而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全面内战即将来临，神州大地阴云笼罩……作者以饱含血泪的笔触，描写了湘中著名米镇的劳苦大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在米镇的军、警、宪、特及地痞流氓等反动势力进行的坚苦卓绝的斗争。穷苦孩子吴光明怒炸日酋、勇救徐萍，在大地主、大恶霸唐伯仁家做仆人时巧遇我地下党，在斗争中经受着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成为埋伏在敌人心脏里的一颗钉子。其中顾大局忍痛妻易弟、镇江东大义灭亲、伪营长唬死伪镇长、痴情女痴情指腹婚、卖壮丁竟是谋生道、满月婴肚脐插钢针……等情节，读来无不令人惊心动魄、思绪万千。

目 录

第一章	索旧债桥上杀日酋	种情根水下救淑女	 (1)
第二章	受蒙骗日伪施毒计	结冤仇李艾均遭殃	 (17)
第三章	吴光明唐府当伙伕	姜五伯厨房探鞫崽	 (30)
第四章	刘紫兰无奈嫁老头	郭珏玉丧心戕幼子	 (48)
第五章	惠如痴情指腹婚约	光兴报复私塾先生	 (67)
第六章	大米商垂涎饥民粮	小警官假公牟私利	 (83)
第七章	嘴馋人只图嘴巴福	贪婪者不顾贪出祸	 (98)
第八章	少伙伕受遣买壮丁	老先生借债遭羞辱	 (114)
第九章	冯白子登门观动静	吴光明解囊济两家	 (129)
第十章	恶本田投降中国人	善厨师演说共产党	 (143)
第十一章	崽骗娘学生代写信	奴逼主农民闹减租	 (159)
第十二章	艾呈祥无辜遭毒手	吴志坚幸遇指路人	 (177)
第十三章	假慈悲当面被羞辱	真狠毒暗中耍花招	 (194)
第十四章	周真人诚心救婴儿	镇江东糊涂打盟弟	 (209)
第十五章	吴光明吃罪三人拐	郭珏玉情坠鲁家村	 (225)
第十六章	设公堂严责少泼妇	降头蛇冤容老滑头	 (242)
第十七章	大老板萌心撩穷妇	小叫化无意欺更夫	 (258)

第十八章	花言巧语价值千金	诚心实意不名一文	(274)
第十九章	伶范崽受命挑是非	聪明女蓄意辱嫉恨	(291)
第二十章	倪桂花自荐招大祸	吴光明发米送人情	(306)
第二十一章	献巨资两妇成一体	施离间一箭射双雕	(325)
第二十二章	穷小子认作干少爷	省执委批准新工会	(343)
第二十三章	表姐夫怀恨乱盛会	五姨太被逼打镇长	(358)
第二十四章	肖平湘受辱倒找钱	刘高农捞钱反赔本	(375)
第二十五章	冯白子无聊戏腐儒	周少娘以死报懦夫	(392)
第二十六章	绒毛猪大胆撩少妇	浪荡婆细心诓老馆	(408)
第二十七章	枉奔波干儿权受辱	费心机盟弟不领情	(425)
第二十八章	贪女色老板中圈套	困活命伤兵受鞭笞	(442)
第二十九章	刘高农心悔赔小心	吴志坚眼明识知己	(459)
第三十章	少老板首次作主张	钟连长初会受恶气	(476)
第三十一章	老厨师有心育新苗	干少爷无意邀宠爱	(493)
第三十二章	做大媒夫妻撮相思	明大义叔侄释前恨	(511)
第三十三章	亲长兄笼哄亲妹妹	假丈夫调戏假太太	(528)
第三十四章	落陷阱风流成幻梦	乞同情臆想认干亲	(543)
第三十五章	沈华钦深谋换假信	刘紫兰怀情托真谛	(558)
第三十六章	干儿子收作继养子	孤独人乞求可怜人	(575)
第三十七章	草头王心虚吓得死	铁骨汉生还痛断肠	(593)
第三十八章	妻成弟眷属兄慷慨	母与子乞讨儿受罪	(610)
第三十九章	李长庚明心断食指	鲁志高热心遭冷遇	(627)
第四十章	老厨师临行荐精英	新校长走马困社稷	(644)

第一章 索旧债桥上杀日酋 种情根水下救淑女

芷江受降正好一个月，侵入湘中的日军，乖乖地放下武器，彻底缴械投降了。这一天，天气阴霾，淫雨霏霏，老天像在空中安置了一副巨磨，将乌云细细磨碎，再慢悠悠地喷洒飘落。连绵不断的细雨，拌和着泥土，使麻石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稀泥。匆匆的行路人双手操在腋下，将破烂的棉袄紧紧裹住胸怀。萧瑟的秋风吹打着他们的须发和破帽，撩起烂棉袄上的朵朵絮花。他们虽然步履蹒跚，却全然不顾脚下的泥泞路滑，还是一步一个踉跄地向前赶去。最可笑的是那些孩子，也学大人们的样子，在溜滑的路上来回奔跑，跌倒了又跳起来，不顾屁股上涂出的两个泥饼，泥泞的小手往衣上一擦，又乐呵呵地赶到前面去了……

这是个令人兴奋的阴雨天。米镇郊外的稻田里，鬼子正在缴械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战，米镇沦陷于敌手十五个月后，终于光复了。从缴械的稻田至米镇的码头，约四里远。沿途多为镇上的各家店铺，好些店铺门前，早已摆出香案。香案上立着两支明烛，放着一沓纸钱，搭着一挂短鞭炮。店里的人则神情肃穆，伸长鹅颈一般的脖子，眺望远方，候着那即将上路的幽灵。

“来了，来了！”眼力好的人，惊喜地叫了起来。人们的头一齐转向南边。真的，本田少佐走在前面，鬼子兵们跟在后面，军帽上都缝着一条白布，好像是在走向墓坑……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焚字炉旁的一座小桥坍塌了。

鬼子降兵即刻卧倒，紧紧趴在地面上，后面受降的盟国大员，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接着，骚乱开始了，嚎叫声大起，点燃的纸钱四处纷飞，笨重的香案四脚朝天，受降军士和警察，好像从睡梦中惊醒，笨手笨脚地将子弹推上膛，胡乱放枪，有如大敌临前……一个轻松的日子，又绷紧起来了。

当人们得知：本田少佐被炸死，跌落桥下的几名日本兵都受了伤，这才松了口气。惊恐过后，几个勾鼻子、白脸、黄发的盟军代表，带着满身稀泥，惶恐地凑在一块，叽哩呱啦了一阵。于是沿途又加派了兵丁、警察，围观的人们被驱赶得远远的。这时，投降的日本鬼子兵们，才又颤抖着身子，哆嗦地爬起来，继续向湘江边蠕动而去。队伍里只多了几副担架。围观的人们七嘴八舌：“镇长肖平湘和日军副官佐木村夫扶着的那副，一定是本田少佐吧。”

码头上停靠着几艘小火轮，几只大帆船，两边列着一队王耀武的中央军，周围有维持秩序的米镇警察。离码头百米之外的江中，好些归来的船只好抛了锚，几只破旧的小火轮还在吐着黑烟，船头上飘着青天白日旗。船舷的铁栅上，趴满了身着单薄军衣的国军伤兵。有的头裹绷带，有的胸前吊着手臂。他们全忘了身残的痛苦，快活地挥舞着拐杖，敲打着船舷，隔水使劲地向鬼子降兵臭骂着。尤其是那些归来的乡人，全都挤在木船的一侧，急着看热闹，苦得船主嗓子都叫沙了，也未能奏效。

最后一个日本兵上了船，“呜——”几声汽笛叫，伴随着“打倒日本鬼子！”“东洋大盗从中国滚出去！”的口号，船头劈开碧浪，顺流而下。

警戒撤除了，急待靠岸的船只，争先恐后地向码头驶来。镇上的人群，也向码头蜂拥而来。他们叫着，骂着，再次向那北去的轮船，甩出最后一块仇恨的石头……

正当人们兴奋得如此疯狂的时候，码头上又响起了惊慌的呼救声：“救命啦——救命啦——有人落水了！”一个姑娘急得双手

拍打着膝盖，向着河水哭喊：“徐萍，徐萍，向我这边划……向我……划呀！快，划……救命啦——”叫声焦急，惊恐，凄厉。

瞬间，围上去更多的人……

“快拿篙子来！”

“蠢宝，能救人，什么都行！”

“……”出谋划策者很多，磨拳擦掌者不少，眼看落水人渐渐地没入水中了，姑娘急得大哭起来：“徐萍——徐萍——”

人群里，突然钻出个年轻伢子，径直冲过去，纵身一跳，“噗咚——”一声，待到水花溅开去，就从水里捞出个蓬头白面的姑娘来。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姑娘拉上岸。一个挎盒子枪的警察却猛地冲过来，照着姑娘脸上，左右开弓，掴了两个嘴巴，打得姑娘像堆棉絮一样瘫倒在地上。围观者没有异议，都说这是打掉“邪气”，打得好！有的建议再将姑娘扶起来，让她呕出腹水，却遭旁人一顿臭骂：她只剩下四两气了，动不得！一阵争吵之后，姑娘果然“哇”的一声，吐出好些清水，渐渐苏醒过来。救人的年轻伢子，这才放了心，转身挤进人缝。

“就走，吴伢子？救人救到底呀！”嘴唇冻乌的吴伢子被人扳住了肩头。

吴伢子抬头一看，认得是警察所的朱阿所长。他转过身，再看着那坐起来的姑娘，又清醒了许多，他也看清了姑娘的面孔——虽然没打过交道，却认得是徐老师的女儿徐萍。蹲在徐萍身边的是开碓坊的大老板刘高农的女儿刘惠如，两人年纪相差无几，且是同学。吴伢子羞怯地转身要走，朱阿还是拦住他不放。

“还走？捡个妹子都不要？你老子‘镇江东’至今未归，十有十一是死定了。你小子在米镇将来还会有什么屎尿？捡个妹子就背回去，好好服侍她，得个便宜堂客哩！”

吴伢子气得面红耳赤，把个朱阿一推，骂声：“放狗屁！”钻出人群走了。

吴伢子一身湿淋淋的往回走。一路上，他听到那些没去河边

看热闹的人，在高腔高调地议论着本田少佐做多了坏事，被炸死是天意，神情很快活。

回家换过衣服，他想去告诉徐萍父母，又记起似乎看见徐老师和老伴也挤在欢呼的人群中，此刻，可能也到了河边，找到自己的女儿了。但他还是决意到河边码头上去。他要去帮客人扛行李，多少挣点脚力钱。

入街不久，吴伢子发觉自己被一个中年汉子跟踪上了，他的心“怦”的一跳。

“发觉了？”脑子里闪过这念头，“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他索性站住，做好可能发生万一的准备，等那人上来。

看上去那人不像暗探，头裹白土布巾，上身穿靛色土布大开胸棉袄，腋下夹把大雨伞，下身穿黑土布大裆长裤，蹬一双铁钉油鞋。墨黑的面孔，长着双鸽子眼，鹰嘴鼻子，肋板挺直，总有五尺多高，神情咄咄逼人。吴伢子断定是乡下的佃户，因为头巾没有裹住耳脸，这是与米镇碓坊工人的唯一区别，他放了心。那汉子大步流星地上前，笑着一拍吴伢子肩头：“老弟，等你好久了！走，上聚宝斋去。”

“等我？你……”吴伢子感到很茫然。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于是，冷冷地说，“你认错人了。”

“没有。我长的鹰嘴鼻子鸽子眼，看透人的心和胆。虽是个乡里人，还不是个癫子啊！”中年人推一下吴伢子，“瞧我不来？”

“不，不是的……”吴伢子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被中年人抓住肩头向前推着，止不住脚步。“有什么事，你就讲吧。”

“上聚宝斋，我请你的客。”中年人说。

“那地方……”吴伢子感到很突然，心神疑惑不安。

“那地方怎么样？我一不赌钱，二不吸鸦片，三不嫖姑娘，喝杯茶酒都不行？”汉子爽快地说。

“我要到河边去……”他吱唔着。

“去河边？那警狗子要你去捡回那妹子做堂客，你真？”

年人激他，又告诉他说：“那姑娘已经被他父母扶回去了，不要你操心了。”

“当真？”

“扯白是你养的。”

吴伢子不好再说什么，确实也放了心，只好无可奈何地跟中年人去聚宝斋。

聚宝斋，米镇第一流的逍遥场所，明的是吃喝酒楼，暗的是嫖、赌、鸦片烟，应有尽有。就是沦陷中，也在本田的保护之下。老板肖宝财，是镇长肖平湘的堂兄，实际上是代弟经营。

进得聚宝斋来，里面坐满了茶酒客人，尤其以黑箩工人最多，本地人称他们为“箩脚子”。全一色靛青土布大头巾，用一层当风帽罩住耳脸，余下的再在头顶围上几圈，成个厚边圆草帽形。也有不多的碓坊工人，他们是一色白的土布大头巾，与箩脚子的一样扎在头上。头巾都是两尺宽，六尺长，秋冬当帽子，春夏做重事当裤子、汗巾，平素当米袋，用处多哩！他们在碓坊老板家加工稻谷，碓坊里历来是两人踏三张碓舂米，既累又紧张，左右跳个不停，因此，本地人统称他们为“碓狗子”。他们还运米到船上，只是限于碓坊里加工成的稻米。黑箩的箩筐小，篾粗不包边，且染成黑色，一石只能盛三斛。白箩的箩筐大，工艺精细，呈本色，一石四斛，真正的一石，箩筐为碓坊老板的，自己不购置。他们就用这种箩筐挑米下河，得黑箩三斛的力资。这点外快，对于白箩工人的生活，同样至关重要。

吴伢子的父亲，外号“镇江东”。沦陷以前，颇受好些箩脚子、碓狗子尊敬，是他们的拜把大哥，凡事都听他几分。去年米镇沦陷后，鬼子第三次攻打衡阳，被本田少佐抓去，带领民夫队到衡阳，一去一年多了，杳无音讯，都说他死了。人们把对“镇江东”的尊敬与怀念之情，此刻投向了他的儿子。

“来来来，光明，到我桌边坐。”一个不上四十岁的黑箩工人，先向吴光明招呼，并走过来。“这位是……”他问。看着他

头上的白头巾扎法，就晓得不是米镇的确狗子。

“我是他表叔，”中年人自报家门，“走的不勤快，你老兄眼生啰！”

“是表叔……是的。”吴光明尴尬的一笑。

“既是表叔，就不陌生了。”黑箩工人端过条板凳，把同桌的人挤紧些，招呼两人坐。向跑堂的举起两个指头，说声：“酒！”按着光明肩头坐下来。又向“表叔”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我叫李长庚，跟你吴老表是生死之交，结拜兄弟，只怕他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了！”又拍了拍吴光明的脊背，“你还想得通点，鬼子投降了，本田被谁送上了天，算报了仇，出了气！我呢？老爹被人暗算一年了，仇还没有报，娘也急得瞎了双眼。”跑堂递上酒，两人面前各一杯。

“我不喝酒，长庚叔。”吴光明端开酒杯。

“咯冷的天，下水救了人，一杯酒算什么？长成大人了，也像你老子一点吧。”李长庚按住杯子，不许光明推辞。

“喝吧，喝。今天这日子，谁不想喝一盅？”表叔兴致勃勃的，掏出块银元来放在桌上，“就算喝我鲁志高的。”

“我李长庚掏不出这‘水鱼’来，喝一顿酒，就是三五斤，肖老板也会挂我的账，不要小看老弟吧！”李长庚拿起银元，正要塞给鲁志高，想不到从身后伸出只手，像鹰逮小鸡一样，从他手中抓去了。他转身一看，顿时怒气消融，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女人的背影，渐渐向厅内走去。

“你敢把腊梅怎么样？怪你欠她的房门钱好久了吧。”有人笑耍他。

“臭婊子……”李长庚骂给自己听，声音很低，改口大声说，“老表，以后我还你。”

“块把钱，讲别的吧。”鲁志高想起从艾呈祥口里听过李长庚的名字，还是客气地说。

小方桌周围站满了各号端酒杯茶杯的人，他们在交头接耳地

咕哝着，猜测今天炸死本田的人是谁，也想听听坐在桌边的人的高见。有人虽然开着玩笑相互指责，却被李长庚喝骂起来：

“乱抽胡说！丢枪的事只打死了两个小鬼，大鬼还没查出来，你们想砍头坐班房？”

“开玩笑有什么打紧的，长庚兄？”一个外号叫陈三牛皮的、四十来岁的瘦削弓背的黑箩说。

“开玩笑不打紧？拿你老婆到聚宝斋来待几天客，也来开开玩笑。”

“好哇！正好没得饭吃，养不起老婆孩子了。”陈三牛皮转过身，一手高高举起酒杯，一手向柜台招呼肖宝财，作古正经地说：“肖老板，来一下。”

肖宝财端坐着一动也不动，右手指间夹着笔，戴近视眼镜的纺锥形的脑壳，偏过来几分，漫不经心地问：“你有什么正经事？又想妹子了？”

“长庚兄一笔生意，只有你当老板的捡得起。”陈三不笑不露地说。

“喔——”肖宝财指间的毛笔滑掉了，老鼠一样钻出柜台，分开几个人，侧身挤到李长庚桌边，端正了鼻梁上的眼镜，侧翘着头，静候佳音。

围观的人都抿着嘴笑。一个年轻人口里噙着酒，呛得忍不住了，一个喷嚏，那酒沫星子霍雨般飞溅开来，肖宝财的眼镜上都洒满了。

“呸！”肖宝财生气了，骂道，“泻肚子又放屁，你找错地方了！”

李长庚见肖宝财生气了，忙拍着他的肩头说：“区区小事，谈生意要紧。”

肖宝财用衣襟擦过眼镜，重新戴好，听李长庚开口。然而，陈三却挪上几步，一本正经地说：“肖老板，这年头莫说我那八千金活不成，连老婆也养不活了，长庚兄帮我出了个好主意，把

我老婆佃给你，价钱便宜。”

“佃给我？”肖宝财觉得不对劲。

“佃给你聚宝斋吧。”陈三不以为然地说。

“你给我好多钱赔佃？”肖宝财鼓起眼，绷着副猴脸，站起来，感到自己被捉弄了。

“倒找钱？”陈三假装吃惊地问，“世上有这好的买卖，我全部收头。”

“呸！”肖宝财被奚落得咆哮了，“你那臭婆娘也配踏进我聚宝斋的门槛？一个长不像冬瓜短不像南瓜的‘三寸丁’，满脸狗屎斑，一锄头挖到底，莫说白肉找不到半两，就连半寸白筋也没有，摆在十字路口，那才是天津包子——‘狗不理’！当猪婆喂，都下不出一只雄猪来，亏你说得出口！莫要玷污了我聚宝斋这个宝号！”

“给你这老鬼做伴，免得老是盯着腊梅打馊囔。”是谁再补上了一句。肖宝财装作没听见，端起桌上吴光明的酒，一个“咕咚”便喝个干净。捏着鼻尖，连连地“呸”着回柜台去了，小方桌周围，发出一阵快活的哄笑。

“吵什么？吵什么？”一个四十出头的警狗子吆喝上来，人们认识他是“冯白子”。“吵得连讲话都听不清了。我说你们这些老哥们，连煮粥的米也没有半盅，专在这里快活。”

“怕什么，冯老兄？”李长庚说，“本田给我们留下上万石军米，政府总要掣点给我们吧。”

“你倒说得轻巧，我们弟兄日夜守着，也不敢动它一粒，那是军粮！军粮嘛，就是军队吃的粮。谁想吃就当壮丁吃粮去。”冯白子很内行地说。

“军粮不开柴，米老板的米贵得吓人，那么我们就跟你学徒去——”待冯白子要看清是谁时，那人已走动了。

冯白子除了在警察所当差外，什么偷、摸、扒、骗、诈的行当都干，不过，只是些“小打捞”，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他不跟

人硬顶嘴，耍弄警察气派，装作没听见，拽着李长庚的膀子，低声说：“肖镇长在腊梅房里，等着你。”

“光明，陪表叔坐。”李长庚说，又向鲁志高打拱道，“兄台，我有点事去，你们坐阵子。酒，尽管喝。”他转身向柜台喊话，“肖老板，再来几杯酒，账记在我身上。”随后，便跟冯白子走了。

“鲁叔叔，走吧，”光明站起来，说，“我想去大码头看看。自从鬼子来，我娘和两个妹妹，一直住在外公家里。我想挣上点钱，早把她们接回来。”

“走，去看看。”鲁志高算还酒钱，与吴光明一道出了聚宝斋，他问光明：“你常来聚宝斋？”

“不，这地方我爹在日，我也很少来。”一路上，他介绍了聚宝斋的根底，“聚宝斋是个臭地方。”光明最后作了结论。

“我想问你个事。”鲁志高说，“找个避眼的地方去。”

“只有吊楼子底下最好。”光明说，便拐向渭江的一个窄码头下，拣个清静的吊楼子底下坐下来。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心想：“真被他发觉了？”

“今天，你真干得好！又麻利敏捷。”鲁志高开门见山地说。

“我，干什么？”吴光明心里“怦”的一跳，却未露声色，装得摸不着头脑。

吴光明沉着否认，鲁志高不便把事情戳穿，他敬佩这小青年，不必得罪他，于是，转弯抹角地说：“我一早从乡里来，正是鬼子兵快过桥的时刻……我看见，肯定是一个打开盖的手榴弹埋在桥板下，在拉火线上扎上根长线，牵到离桥二十丈外的大墓地。墓前有几棵大柳树挡着，往桥上还是看得清楚。拉响手榴弹后，傍着坟围，弯着腰，转过墓庐屋，从屋后斜坡的草丛中溜下去，跨过那条五尺宽的水坝，再爬上后街墁，从吊楼子底下蹿上街，只消屙尿功夫就赶在降兵队伍前半里路远了。神不知，鬼不觉，干得干脆利索。”